

禮記

三朝北盟會編一百二十六之一百三十
炎興下帙

第一百二十六卷

起建炎三年三月盡其月

第一百二十七卷

起建炎三年三月盡其月

第一百二十八卷

起建炎三年四月一日戊申盡二十日丁卯

第一百二十九卷

起建炎三年五月九日丙戌盡六月七日甲寅

第一百三十卷

起建炎三年六月十六日癸亥盡八月

次行越有顯街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六

次興下帙二十六

起建炎三年
三月盡其月

十六日王世修見余曰事已有成容子細稟覆累日與二將
諸幕議論大抵以軍中人情中外公論反復曉諭朝廷若舉
反正之議無敢不從唯是二將所陳未有一事得請願以為
言如年號等事昨日已再入文字語未畢呈內降文字乃二
凶所奏紙未批云第三奏可改元明德或明受余即向世修
曰已從請矣世修曰且告少留此奏來日降下今還軍中言
已為論改年事廢于世修無疑後兩日改年明受又曰二將

甚愚不難制惟張達最乖因議及請復辟主上還宮乃曰本
為議和今使猶未遣豈可輕議迎請余曰虜人近在平江比
日已遣小使口路若通非仇便見可否胡樞遣人齎狀來云
至平江府為勤王所拘留文字亦取去余令徧呈執政及二
凶與幕官到堂共見之自此使議遂息二十日上下人情翕
然和同軍民皆言當反正二十一日世修至云軍中已定便
可下詔余曰事固定亦當速然迎請車駕口須有禮儀及奏章
書詔之類先須執政議定又須擇一吉日忽平江傳檄指名
二凶之惡來人以數十本傳城中二凶得之忿怒相從至堂
出檄文曰某某前日之請欲和金人以息兵革本期人使回

見得虜情如何別作商議無何大使不來小使不通方聽朝
廷措置令勤王傳檄直以某某為逆賊寔不能堪欲率本軍
徑至平江與諸人理會了却來迎請庶顯本心又聞此檄出
張浚之意辭氣忿戾與常日不同余曰既知是張侍郎之意
渠便可罷以兵權付呂樞密必無事矣于是衆退晚朝具奏
批云旨罷浚禮部侍郎後浚來首語余曰前降罷命知非朝
廷意即時毀却省劄棄之江中余曰方是時反正事垂成凡
有益于此者皆為之不特此命也如黃汪二相再貶亦是此
意浚與黃潛善深知故併告之於是召李內翰而張直院守
分作宰執百官奏章三奏三答詔及率百官迎請詔太后手

三才圖會
二
詔并赦文二十六日執政聚議召二凶二十七日令行首司
發帖子請召諸公皆危之少頃人回曰皆來既見余曰反正
事已定擇日迎請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等可別作一奏苗
傳面頰發赤慚惡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為
和我今雖平江使命不通未曾別差人別路前去首尾及一
月却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余厲聲曰如公之說正不相違
本為和我而不可通使更何所待若不由平江他路遣使緣
事已張露其誰不知州縣亦必避留虜人只在江北今已二
十餘日彼必探知仔細平江日稱勤王餘杭尚未反正兩相
疑阻虜若乘隙不待秋冬徑渡衝突諸軍奔潰國家束手受

樂皆二將為之也又安知內外無忠義豪勇之士攘臂唱義
立定亂之大功者乎前日王淵不當為簽書人情尚能如此
今日事孰為輕重哉若前後相違今能同眾共請猶是救得
一半招諸公說諭乃是要得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諸
軍請主上還宮公等六人措身何地平時為將帥者皆賴國
家官爵俸祿號令法度故能使人一旦是非曲直既明雖三
尺童子亦知去就將校軍士今則必難誰惑今日之事不可
旋踵請于幕次草奏曰已令堂厨具食前一日預于廊下設
幙次紙扎皆備食畢送茶且覘之人回云世修草奏張達共
看二將無語少頃持來二十九日下詔即朝別宮累日陰晦

至是開晴人情大和悅申後二出未私第稱有稟覆事見之
云某等自初五日樓下陳請後來未曾見上來早當迎請即
今欲隨相公一到別宮見上謝過三十日五更赴睿暉宮比
晚畢集文武百官數百負伏殿下餘人立殿門外三進奏封
三賜批答詞前一日所進也久之上方御殿拜舞山呼聲聞
數里二府升殿余奏曰日已巳時二刻乞駕輿還宮上猶遲
遲余又奏曰導從侍衛自五更集此已過進膳乞趨駕未審
乘輦乘馬上曰乘馬就西廊余措笏掖上就鞍軍民縱觀往
往登岍夾道歡呼赫香如雲至行宮御殿閣門以次引班拜
訖皆退是夜二府宿堂四月初一日百官早朝奏曰二出未

有以處欲以遷除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赴任上曰淮
南有金人否奏曰東路有之指揮內便與說破如所部州縣
有金人占據且于沿江駐軍相度渡江仍不候授詔趨發二
將許入辭餘悉免上皆可之初二日早朝捲簾上獨斷如故
至晚二出來見云昨日已入辭蒙恩賜金軍伍已發上今夜
勿閉城門庶得一日發訖是夜數處縱火而大雨傾注火起
不能復出一劄子乞賜鈔券余曰故事有之不講久矣取筆
面判奏後上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又曰
王世修尚可從軍否余曰渠為從官豈可復參謀又曰兩日
並不相見余曰恐是拉行是夜三鼓後人馬出盡初三日押

赴朝即官傳宿來漏舍白急速事宿曰昨夕得省劄給賜二
將鈇券此禮本以待有功今可給乎余履劄子請執政同看
問宿曰檢詳故事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
何宿曰不知也又問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宿曰已悟矣余
既去朝後數日見即報宿論功遷一官口上曰昨暮城上望見
郊外水際有舟船火口朕遣人墜城探之乃韓世部忠下先鋒
陳思恭船泊水中不敢近岬去人問之但云苗統制去也未
勤王兵乃如此余曰勤王兵不為無助只要他作聲援如遣
馮康國來及拘留小使之類皆是倘進兵至城下必交戰勝
負固未可知設使戰勝二凶必生奸謀以保護為名分守兩

宮勤王兵雖勝如何措手相持不勝則禍變叵測矣此國家
利害也如論臣寮利害則在城中者甚危而難為功在城外
者甚安而易取名檄云當與天下共誅之此雖大義然事若
至此雖誅何救度諸人朝夕必來臣則去矣望陛下試以此
意諭之看有何說仍望速令分路襲擊勿令過江既過去則
難討也初四日未罷午間報韓世忠部下將佐陳思恭孫世
詢等至皆以塵土蒙面破裂衣裳亦有面頰封藥如金瘡者
州人指笑曰舟行未嘗有塵不曾戰陣何故損傷皆奔趨禁
門欲直入衛士呵止遂大呼毆擊而入倡言曰韓太尉使來
拆簾徑至殿門呼叫不已口大驚遣人引至殿庭望殿上無

簾慚作而退至晚呂頤浩等皆至初五日二府奏事方退留
身奏曰陛下既許臣罷去乞早賜處分臣自此不復敢赴朝
上曰御拜相方三日事變遽作賴卿之力二十五日而事平
以卿平難之謀用圖恢復必有所濟余曰臣若不去人必謂
有所壅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今中司闕官乞陛下選除從
官知事者為之庶幾議論得寔上曰誰可余曰中書舍人張
守見直學士院自李昉遷執政以後書詔皆出其手日至都
堂頤聞謀議且臣累聞聖訓謂守作言官論事得體上曰即
有除命上又曰朕與卿相知今暫聽卿去然孰可繼卿者余
曰以時事言之惟呂頤浩張浚上曰以謂勤王有功耶城中

安靜數日方至余曰嘗論奏外援不為無助不必先到城下
若以二人作相則諸將必喜上曰且除一人二人孰優余曰
知臣莫若君况命相大事臣何敢論優劣上曰第言之余曰
頤浩練事而龐暴張浚喜事而疎浚上曰俱輕浚太少年余
曰陛下若以浚為少年且除近上執政官向日臣自蘓州被
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勤王所事力皆出于此上舉浚寔
主之上曰然又曰御欲何往余曰聽命而行不敢有擇上曰
除卿帥藩奏曰臣聞命即出城乞免謝辭上曰莫不當免否
余曰除目內帶下令免即是責命若奏陳乞免即是從請上
曰甚好又兩拜辭上將退上曰即今更押卿赴都堂余曰蒙

際恩遇之後體貌已全乞免此禮上曰有說卿到堂少待令
呂頤浩張浚劉光世韓世忠張浚皆參堂以正朝廷體面前
日將佐直撞入內殿打衛士叫呼無禮皆不知道理此風不
可長也余曰頤浩自是赴堂供職陛下既以朝廷禮法為訓
臣不敢違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以肅清宮闈祇
奉寢園當時寇汙宮禁晟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宮已
數日將士直突呼叫至入殿門誠是不知道理上曰極是余
曰臣至堂候見諸將畢便去須臾到堂諸人皆至光世曰禮
合公參世忠曰金人固難道苗傅處只有此箇漢兒怕他做
甚余曰請太尉急追討無令過江歸得御筆張浚除中大夫

知樞密院張守除御史中丞至晚鎖院宣召直院王洵翊日
宣制頤浩右相余奏乞免謝辭徑之城外接待院先因渡江
盡棄囊橐一簪不存至是隨行惟一布囊負之而趨路人皆
笑有嘆息見憐者中書省吏賈機密文字黃袋來納余令當
面開示有二函請劄子不曾施行者十八紙具奏繳納次日
內臣康誥來傳宣曰謝辭依奏已免又出手詔獎余令繳劄
子且改除知平江府即作奏乞依前守洪隨行親兵七十人
以道路尚難乞將至新任附詣持奏并別作一劄子謝賜獎
諭詔手詔云朕覽卿所奏苗傅等申請朝廷不曾施行事十
八紙卿任宰司之三日變起倉卒方群凶肆虐制上下圖謀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二十六 七
馮道卿在廟堂能折奸言拒而不行保安而宮卒以無虞雖
曰在外大臣將帥提兵入援寔卿謀慮周密終始保護之功
朕甚嘉之已除卿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蓋朕將幸建康以
援中原倚大臣為屏翰委任重矣故茲親筆示諭想宜知悉
初八日閣門官張泰送詔來依舊守洪遂過錢塘江于越州
治行繼聞遣給事中周望督諸將討賊又聞諸將擅殺工部
侍郎王世修中軍統制官吳湛皆略其家

先是歲前聞金虜既破鄆州黃相約諸執政曰六宮先渡江
侍從百官家屬亦聽從便惟吾曹骨肉不可動即軍情不
安至是皆狼狽徒步登舟塞河而下江水未應聞不可出余
有大船稍工夏立先泊真州關外謾遣一介告之令彼放船
至瓜洲又以告小子唐卿余從駕渡江不敢顧家詰朝報至
云骨肉乘夏立船已過江少頃唐卿來云是夜三鼓後去江
岸十數里船不可行拈火炬江上尋夏立船一問得之骨肉
徒步行蘆葦中欲曉發舟徑渡復遣再取行李則火起人散
虜騎至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七

炎興下帙二十七

起建炎三年
三月盡其月

建炎復辟記曰建炎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乙卯陰祐太后御舟至于杭州有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為扈從統制官駐札于奉國寺至三年二月初四日虜騎寇揚州乘輿渡江十三日壬戌車駕次杭州命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制置使劉先世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留屯駐于鎮江府江寧府措置沿江守禦公事俄詔淵還遣御營前軍統制張俊將部兵守吳江三月二日庚辰以王淵同簽書樞密

院事五日癸未苗傅及御營副將軍劉正彥反揭榜于市及傳檄報諸州曰統制官苗傅謹律中大義播告天下民庶官吏軍兵等適者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奸臣誤國內侍弄權致數路生靈無罪而就死地數百萬之金帛悉皆遺棄社稷存亡廟諱于金人之手今此大臣并內侍等不務修省尚循故態為惡罔悛使民庶皇心未知死所進退大臣盡出閹宦賞罰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將至朝廷安然坐視又無分毫措置印缺字兩浙之民遂有維揚之禍嗟爾士庶興言及此寧不感傷朝廷微弱未明正典刑天其以予為民除害應有大臣罪惡貫著并內侍郎官等並行誅戮期爾士庶一德一心共圖中

興之業

廟諱

無生疑

院

以致後患本為生靈別無希取爾等若

獲安居傅等赴死未免昭示此心誠貫白日宜相訓告以信

萬方苗傅同劉正彥勒兵向于闕前梟淵首于闕下是日宣麻除劉光世為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皆入禁中宰相執政在都堂聞事急復入請對頃之門外軍聲益謹中軍統制官吳湛披甲持刃排門而入引傅所遣一使臣一候人入以傅等語奏于上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之與百官議曰今日事急若不請上御樓自撫慰之恐無以止變允之先入諸公願入者請從我衆曰然遂從允之扣內東門請見俄獨詔允之而入允之請上御樓遂許之

於此步自內殿登闕門蓋杭州雙門是也宰相執政侍從百官皆從焉傳同止彥率兵立門下盡皆披堅執銳控弦露刃填滿街衢見樓上張黃蓋稱呼萬歲聲喏上乃凭欄呼傳與正彥問曰卿何故如此傳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不賞典法不端內侍所主乃得好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王淵過賊不戰首先過江止因交結康履却除為樞密使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今依舊例作遥郡團練使臣將王淵斬訖梟首在此應中官在外者並皆誅訖對御更請康履曾澤款皆斬之以謝三軍上曰黃潛善汪伯彥已降出康履曾澤待重與責降卿等可與三軍歸

寨苗傳奏曰臣若不斬澤履歸寨未得今日之事盡是臣作不干三軍之事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依舊不肯遣出上曰待朝廷自行斷遣即令便與流配海島知卿等忠義即除苗傳為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止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一行軍兵並特赦罪各令解甲歸寨苗傳奏曰臣感聖恩但得康履曾澤便即歸寨上顧百官曰當如何時有浙^西撫使司主管機密文字朝散郎希孟奏曰願陛下速送康履曾澤等交付苗傳中官之害至此為極若不一切除去恐天下之亂未已軍器監葉宗諤奏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軍之心上曰此事極晚但須是朝廷自行遣流

于嶺南因叛將勤兵向闕使付中官使殺之不可逾時傳兵不退上命吳湛召履不出乃逃匿藏避之再命衛士搜投宮中得于禁中清漏閣衆衛士擒至闕門履望上呼曰臣死矣何獨殺臣遂交與苗傅即樓下腰斬之屬其肉上命傅等歸寨傳與正彥請宰相官出門議事于是尚書右僕射朱勝非并門下侍郎顏岐尚書右丞張浚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皆出見傅等請陰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勝非等奏上欣然許之詔恭請陰祐太后權聽政事百官皆出門外聽詔傳與正彥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曾立太子有故事傳之屬官張遼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事當為

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百官復入見上奏曰傳等不拜上問何故衆不敢對上又顧宰相宰相曰乞詢問遣來聽詔百官上顧問百官但言不妨時希孟出奏曰以臣所見止有二說一則率百官守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杭州通判張誼面折希孟曰此何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也徐謂宰相執政曰朕當退避但須索稟于太后乃命吳湛謂傅等曰今已請太后御樓商議上令顏岐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北風勁甚樓無門屏幃幙上坐一竹椅並無籍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于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坐終不允曰不敢當坐矣頃之太后肩一竹輿以上步從老監五人止以傳

等語奏于簾前又命宰相執政奏之太后曰當自出門外與
 苗傅等商議遂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百官從之傅與正彥拜
 于轎前軍士皆聲喏傅等奏曰告太后為天下生靈作主今
 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全賴太后主張太后曰自上皇任蔡
 京王黼變更祖宗法度童貫等興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
 養成今日大禍豈關今上皇帝之事皇帝純孝別無失德止
 為黃潛善汪伯彥輩誤國今已竄逐了當統制豈不曉知此
 事傅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太后曰待依統制所請上同
 太后降樓歸內降札子三月初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親筆
 朕即位以來強敵侵凌遠攻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無德朕恐

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敏德
 東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得消弭
 天變安輯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右札付刑部仰于赦書
 速頒降施行又詔曰王淵身為都統制車駕駐蹕維揚金人
 傾兵前來並無措置斥堠不明以致倉卒南渡士民肝腦塗
 地宗廟傾危及結內侍康履等並已正典刑令尚書省出榜
 曉諭三月十日王孝迪為中書侍郎盧益為尚書右丞皆充
 奉使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辛道宗武功大夫文
 州團練使鄭大年為國信副使奉禮物使虜先以進士黃大
 年為承奉郎借朝奉大夫直秘閣賜紫金魚袋進武校尉吳

時明敏為秉義郎閣門祇候借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為先期告請使十六日苗傳劉正彥到都堂欲分隸所統兵入衛脣脞官尚書右丞張澂以為不可固止之傳正彥遂退十七日乙未張澂不受禮部尚書之命浚亦不肯分兵浚與呂頤浩劉光世韓世忠議舉兵討逆傳檄諸州曰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虜騎歷歲侵凌逆臣苗傳躬犬彘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為廢立之謀劉正彥孺子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節鉞專擅生殺仰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登門再三慰

勞而傳等陳兵列及出煽彌天逼脅至尊倉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于掩泣詔書所至遠近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願惟率土何以對天况傳等揭榜于市自稱曰予祖宗諱名曾不迴避迹其本意寔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浚聚兵于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輔各領精銳辛道宗永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野周杞據樞衝要趙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迨餽餉芻糧楊可輔等參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再次秀州四方嚮應用祈亟復大位以順人心合檄諸路軍州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幽

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苗傳
 等偽命及專擅改元恚勿施行如敢違戾天下共誅之二十
 八日苗傳劉正彥至都堂見宰執朱勝非請入見睿聖皇帝
 奏勝非難之曰候先奏知傳等固請勝非不得已為奏許
 之傳曰正彥叩睿聖宮門請見時已昏矣上即令開門引入
 見之傳正彥拜于殿下上命登殿傳正彥奏請上親札以緩
 外師上曰人主親札所以取信于天下者以其有御寶今不
 與國事用何符璽以為信統制有事但來商議不拘何時可
 來相見勿須疑慮傳等拜謝而出四月一日皇帝復位以王
 世修為工部侍郎初傳正彥反也世修實為之謀畫及外兵

至憂懼乃急請復辟以自免故有是命二日己酉以苗傳為
 淮南西路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四日辛亥呂頤浩劉光世張
 浚韓世忠張俊趙哲將兵入城六日癸丑以右僕射朱勝非
 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右丞張浚為資政殿學士知江州
 門下侍郎顏岐中書侍郎王孝迪皆提舉宮觀路允迪提舉
 醴泉觀兼侍讀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書
 樞密院事李昉為尚書右丞八日乙卯詔赦天下二十日丁
 卯車駕幸江寧府

野記曰王淵字幾道滁州人通書史善騎射久為邊將與夏
 人戰有功河北京東大旱且苦伐燕之役高舉張先等群盜

並起攻汲州縣衆各數萬命內侍梁方平為河北京東制置使素與淵不善薦為都統制欲陷之及見淵復大喜軍政盡與參謀身先士卒所向無前踰年悉平加觀察使康靖中金人攻河^北淵軍趙州虜至城下淵令統制韓世忠夜半出城統賊營大呼賊亂自相蹂踐死者甚衆夜遁去是冬犯京城淵退師應天虜來攻淵命世忠楊進累戰殺傷賊數萬今上即位應天深相倚用除御營使司都統制淵常忌楊進欲加害故進復反從維揚會陳通反揚州辛道宗趙萬等率兵進討辛道宗不能恤下又趙萬逐道宗亦反陷潤州授淵兩浙制置使領張俊等軍往瓜州萬請降淵誘斬萬等進至秀州淵

下令赦兵十日方行陳通聞之稍怠翌日淵勒兵馳至揚州通不暇走遂出降又進平婺賊蔣定淵還聞賊張遇衆數萬據揚子橋自將數百騎穿過寨遇見淵器械精明惶恐出迎馬首一時解甲加嚮德軍節度使虜陷維揚從上渡江至常州丁進劫掠不止淵召而戮之上至杭州除簽書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亂懼淵威名襲而殺之梟首東衢年五十三金人陷青州知州劉洪道棄城走

劉洪道棄青州而去金人入其城

先是知瀘州向大猷為葛進率之同來犯青州青州閉門不納葛進攻城不下遣大猷入城議事洪道執之囚于獄中至

是金人出大敵于獄令知青州大敵喜于受金人之命于是
出文榜多指斥

金人陷鄆州

金人自陷延安府又趨晉寧軍晉寧軍堅守未下至是殘擾
晉寧軍反兵趨鄆延經畧使郭浩駐兵境上金人遂陷鄆州
水賊卽青擾泗州

卽青濟南府人五丈河作稍公載宦務草平日為竊盜後為
樓閣賊遇賊下獄不通火伴甚得其徒黨之心嘗以盜敗杖
脊而終不悛至是聚舟船往來于楚泗間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八

災興下帙二十八

起建炎三年四月一日
戊申盡二十日丁卯

四月一日戊申朔皇帝復位

皇帝復位制詔并臣寮奏請曰朝春卽試禮部侍郎充御營
使司參贊軍事臣張浚右臣伏觀三月五日睿醒皇帝親筆
朕卽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
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伏讀再四不覺
涕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皆臣等文武之臣不能悉心圖
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負睿醒之恩下失

三真子皇命錄
天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之故退避求和固為得策然臣獨有一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后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強敵侵陵不肯悔禍則二百年祖宗社稷之基拱手而遂止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皇帝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靖江左如此則于天下國家大計似為得之如臣言為然乞行下有司令率文武百官祈請施行

新除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右臣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韓稹互掌兵柄二十餘年賞罰不明號令失信西則侵陵夏國北則與契丹敗盟致將帥解體士卒不用命皆緣內臣基禍流毒天下遂令徒黨為患至今近聞將相大臣被命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據臣民忿怒之氣然伏觀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詔書以謂即位以來強敵侵陵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以此仰見睿聖皇帝出于至誠不吝至尊之位將以紓國之禍也恭惟太后陛下仁聖恭儉之德三十年享于四方出簾聽政擁佑皇帝陛下四海之內

孰不歸依但臣有愚見不敢愛死而不言方今強虜乘戰勝之威群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佚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急復帝位親總萬機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今日立功將帥之士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帥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恐天下之禍亂不可勝言

新除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司臣呂頤浩等右臣契勘都統制王淵不能脩御虜人致乘輿南渡留結連內侍蠲除樞密院近統制苗傅劉正彥

被奉聖旨將本官及內侍誅戮委屬允當外有建炎皇帝以避狄遜位一事臣等竊詳建炎皇帝即位以來恭儉憂勤過失不聞今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深恐太后垂簾嗣君皇帝幼冲未能勘定禍亂臣等今統諸路兵遠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復位或太后陛下同共聽政庶幾人心敬服可致中興

宰執劄子

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睿聖皇帝始以講和大金之故責躬避位退處別宮授位元子恭請太后垂簾同聽政事今國家多事干戈未息信使雖遣難

三朝正旦會紀 三
必復命之期天步方艱宜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當還尊位
總覽萬機苗傅等一皆聽從取進止

皇太后批答

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以國家艱難義不得
辭朝夕不遑亟願還政今覽卿等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奏
疾速奏請施行

宰執等上表乞皇帝復位

臣朱勝非等言屈已睦鄰事本由于獨斷因時復位理難抑
于群情臣勝非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昨者鄰敵侵陵
聖躬謙損授位元子退處別宮恭請東朝同聽幾政誠意懇

切詔旨丁寧與交大國之歡少息生靈之禍今者干戈尚擾
宗廟未安遣使難必于還期防秋當思于預備若未獲九重
之正恐尚壅萬機之繁恭承太母之訓言兼列群臣之奏請
事有必至義不可辭伏望皇帝陛下察億兆愛戴之公視社
稷安危之重亟契六龍之馭率蘇萬國之心俾中外之協寧
庶艱虞之共濟臣勝非等無任感激云

皇帝批答

朕以金人連年內侵斷然不疑避位與子恭請太母同聽政
事庶便和議以迎二聖以安生靈今承太后聖旨并得知等
所奏當還尊位總攬萬機殊非本意難議允從兼已具奏太

后卿等宜體朕懷

皇帝奏皇太后劄子

臣恭請領御寶劄子令臣入禁中起居早來緣臣疾作卑體不安已奉表起居容臣俟望日趨詣謹具奏知

宰執等再上表

臣勝非等言伏以責躬與子即眚德之難名載后祈天願群情之莫遏未頒俞旨再罄忱辭臣勝非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有德者興固民心之所與大寶曰位惟帝命之是承屬天步之多艱軫淵衷而深念思柔強敵暫屈威尊播告多方見禹湯之罪已矜憐赤子知堯舜之性仁然事有緩急之

殊則理係安危之異盛秋設備當爰日以有為萬里結盟慮歸程之或阻矧太后憂勤而垂訓暨群臣懇愍而陳辭宜還正宁之朝大慰群生之願伏望皇帝陛下仰遵慈旨俯徇輿情亟傳清蹕之音遂返紫闈之禦東嚮而揖者再維循故事之儀萬歲之呼者三速契投梳之會臣無任云云

皇帝親筆批答

朕奉太后慈訓及臣寮奏請還即位親提萬梳深惟避位本意專在和戎覲以迎還一一程安輯生靈今慈旨丁寧與臣寮繼請宗社之計至重防秋之期已迫祈請之使恐難必遂若太后念國家艱難之極不憚憂勤同聽政事則朕猶可免狗

臣庶之願共圖國事不然斷不敢以獨當尚書省樞部朕願
德弗類遭時多難臨民馭朽索之危涉道濟巨川之遠向者
敵師深入國步載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因專為講好息兵之
計力祈大國莫迎二聖以遄歸庶保丕圖可致四方之綏靖
今則奉太后之慈訓念嗣君之幼冲致兵民推戴之誠諭內
外請祈之切防秋在適當爰日以有為遣使出疆恐尋盟而
未遂露章狎至復辟為期朕以太后之旨不敢違群下之情
不可却遜辭靡獲任重難堪仰太后之慈仁許同聽斷肆眚
躬之寡昧敢悼憂勤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
祚纂承之託上徽稱于長樂以致四海之歡正豕嗣于青宮

以系萬民之望式頒溫詔誕告多方嗚呼有臣三千寔倚同
心之助卜年七百復開過歷之期更資中外之交修庶格神
天之協佑咨爾有衆咸體至懷太后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
令有司擇日脩禮冊命施行所有三月六日赦書應予恩賞
等事有司疾速施行如有稽遲重寘典憲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

皇太后詔

吾以國家變生倉卒遵用本朝故事同聽大政皇帝復位即
願撤簾皇帝勤請者再義不得已罷勉數日今中外寧一天
下共慶皇帝宜專決萬機吾當退處東朝以遂初志可以今

月四日撤簾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帝奏皇太后劄子

臣伏觀太后劄子欲以今月四日撤簾國家非常之變仰賴
太后姆姆慈仁恭儉始終保佑遂復大位今亟欲還政雖謙
冲退託暱德難名在臣區區之心寔不遑安欲望依舊垂簾
同聽政事庶得和協內外保安宗廟取進止

皇太后聖旨

吾惟自昔人君幼冲必資保護別有同聽政故事前日特以
倉卒之變勉徇權宜皇帝復位數日內外寧一稅務既且專
決臣庶亦思瞻望吾豈宜久同大政已下詔用今月四日撤

簾宜速遵用施行

皇帝奏皇太后劄子

太后聖旨以今月四日撤簾臣內惟菲德遭罹變故自非太
后保佑則宗社安危殆不可測欲報之德無以為稱復位之
始尤賴母慈救寧中外而暱德謙冲確然不回臣不敢重以
稅務上浼暱慮已命有司遵依詔旨施行

六日癸丑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

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詔曰移蹕而南渡戾止嘉禾請師而北行往防京口深嘉
忠誼悉出懇誠陞秘殿之峻資貳鴻樞之重託鎮撫六路緝

三朝正史卷之七
七
綏兆民俟訖外庸俾圖內治屬營屯之沸擾致宮闕之震驚
靡咨台節之符呼兵入衛盡護同盟之帥鼓衆偕行使孽將
之宵通繇義師之雲合朕素嘉其有王佐之略復見其得大
臣之風是用度越群公亟付魁柄云

八日乙卯降赦

門下天佑民而作君所以大乎一統王體元以居正所以臨
于萬方朕屬時多難願德弗類武不足以戡定亂略德不足
以惠綏庶民兩宮遠狩則四時懷溫清之恩大國內侵則萬
民罹荼毒之苦念艱虞之若此豈眇末之能勝蓋少貶抑至
尊之稱庶以上猷上天之禍惟國家之曆數未艾而祖宗之

德澤在人靈章率籲者若出于一辭總師入覲者皆來于數
路斷鼉而立四極既成開闢之功取日而受五龍始正神明
之御爰念撥亂者當同于創業救弊者宜急于改圖方圖事
揆策為長久之規而訓兵積粟嚴備禦之方庶恢隆于大業
以馴致于丕平帝克無黃屋之心豈菲躬之敢議漢高先馬
上之治庶後効之可圖嘉與多方一心需澤可大赦天下嗚
呼醒人大寶曰位既還震極之尊王者求端于天期決仁息
之惠尚賴文武將相中外士民咸一乃心同底于治

湖州通判張燾上疏言時政

苗劉亂既定上求直言湖州通判張燾上疏大畧謂人主戡

定禍亂未有不本于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胸中之誠有未孚乎又言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捨而已曷夫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彌亂而圖治乎又言竊觀近日措置防失大江之策戶點一人五人點二使自備糗糧器械而獨其私賦烏合之眾素不習戰陣一旦有風塵之驚聞金鼓聲則鳥驚魚潰之不暇尚安能必其用命乎徒費民財又損官賦而不違于用願速罷之又言近日侍從臺諫所言多循習故態觀望意指毛舉細務以塞責至國家大事則坐視而不言豈不負陛下遇待之意又言巡幸所至不免茨土階以俟昇平為之未晚云

二十日丁卯車駕幸江寧府

濟兵劉文舜擾濠州

劉文舜濟南府僧也先是靖康間京城受圍濟南府有劉和尚者聚眾勤王有眾數千上即位劉和尚率眾至南京納兵乞身歸濟南依舊為僧未幾其眾皆去圍濟南府乞劉和尚依舊為首官司令劉和尚出城說諭其眾令退去遂退于數十里之外然後問所欲其眾曰我輩無頭領得和尚依舊為頭領劉和尚曰我輩取眾之才豈可為數千人之首今城中

有劉和尚名文舜者有胆勇善射可為汝頭領汝願之乎眾曰諾遂招文舜令還俗歸其本姓以統其軍車駕自南渡中原泚擾文舜與其眾渡淮首犯濠州知州連南夫命俞家鎮土豪與俞家鎮忠孝率民兵一百五十人往迎之與文舜相遇于白石孝忠進戰馬陷于泥淖中被殺眾皆奔還而防城民兵知孝忠已死亦散歸文舜至城下南夫許攜其軍約使退去文舜從之南夫科居民量貧富出金銀仍出庫帛以遺之并自解金帶授文舜文舜大喜而去

滑兵薛慶揚高郵軍召即成章赴行在

初即成章以上書論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編管吉州上思其忠召之諸內侍忌其忠直譖之曰即九百畝來陛下無歡矣

即乃使止于洪居住

即成章字茂文一字天素開封人也少為內侍博通經史性特諒直諸內侍皆不喜之常出之于外宣和初為淮南路廉訪使者條奏宣撫使童貫五十罪中外大駭貫請上皇移成章為河北路廉訪使者亦不加罪淵聖即位內侍用事者多貶罷超擢成章入知內侍省事賜梁師成宅以居時軍民一歲兩赦內侍皆知成章忠賢獨不加害建炎三年隨行在揚州大金攻河北陝西群盜起京東西路宰相黃潛善汪伯彥

皆蔽匿不奏及張過攻真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成章
上疏條潛善伯彥之罪且曰必誤國及申潛善使之聞上怒
送成章吉州編管明年果失中原上思其忠召之諸內侍忌
其忠直遂譖之曰卽九百若來陛下無歡樂矣乃使居于洪
州大金軍破洪州召之曰知公忠直能事金國則當富貴長
享矣成章堅不從屢逼欲殺之監守兩月復釋之曰忠臣難
得吾不忍殺復遺之金帛俄以病卒

水賊羅成擾楚州

羅成楚州洪澤間之車軍也洪澤鎮市人烟繁盛倍于淮陰
故洪澤人常欺侮淮陰人而淮陰人曰淮陰縣也洪澤鎮也

鎮隸于縣敢欺侮我哉由是各不相下初車駕南渡金人方
退去京東與宿泗盜賊縱橫洪澤有大小舟千餘皆不敢動
而閘兵恣縱橫行于市中閘官不能彈壓成遂鼓率群兵據
舟舡作過是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孫晟權行縣事以巡尉
彈壓洪澤成等不伏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舡犯淮陰晟憂
之且使人勸和成等退去初韓世忠京東潰散有後軍將李
義者往來于寶應之間有衆五六百成遣人相約合軍共圖
楚州去來不定成破漣水軍取練色絹為帆以絹為索李義
復分軍而去義謂之李大刀為卽青所敗走至真州六合縣
界中餘衆有數十人欲趨和州真州撤松江巡檢滑某追補

之滑某以軍班授官善射有膂力即以土兵數十人追至九
女堰殺義并殺數人餘眾散走羅成後亦為卸青所併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九

炎興下帙二十九

起建炎三年五月九日
丙戌盡六月七日甲寅

五月九日丙戌改江寧府為建康府

詔曰建康之地古稱名都既前代創業之方又仁祖興旺之
國朕本繇代卸先膺寶圖載惟藩屏之名寶符建啟之兆蓋
天人之允屬况形勢之具存興邦止議于宏規繼體不失于
舊物其令父老再覩漢官之儀亦冀士夫無作楚囚之泣江
寧府可改為建康府其節鎮驛如故

張浚往撫諭淮南

四日己丑薛慶執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知樞密院事為提舉杭州洞霄宮

張浚以樞密之職往淮南撫諭諸賊至高郵軍薛慶詐迎入城見浚之親慶曰豈有如此樞密耶遂執之朝廷聞之乃罷浚知樞密院事為提舉杭州洞霄宮浚隨行有陝西兵多遭殺者慶逼浚出所齋官告三十道而館之初薛慶之執浚也慶欲殺之其黨王存勸止之曰真偽未可知恐殺真樞密則異日欲歸朝廷其可得耶慶然之浚遂得歸復為樞密院事行狀曰盜薛慶嘯聚淮甸兵至數萬附者衆公以密通行一有有一滋蔓為患不細且聞慶等無所屬係欲歸公麾下請往

示大信以招撫之公渡江而斬賽等率兵降遂趨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榜示以朝廷恩義慶感服再拜始公入賊壘外間不聞公信浮言胥動隨浩等遁罷公樞密及聞公訖事還即日趨公歸且詔就職

京西北路總管翟興及楊進戰于汝州魯山縣殺進

初楊進入河南府固守于鳴犇山之北山翟興及其子琮屢擾劫之使無寧息至是不安其巢穴遂棄輜重趨南路興分衆邀擊會于汝州之魯山縣賊以精銳迎興于婆婆店酣戰久之進死于陣中其衆皆潰蓋興之軍以藥箭群發併中進及所乘馬皆斃進之衆以為徒黨自殺之自是賊之餘衆復

五劉可為首

程興克河南府

程興既敗楊進遂平京西南北兩路收復河南府由是躬率將吏至永安軍朝謁諸陵將士至陵所^皆至泣下感愴不已程興保奏李興功特補武義郎兼閣門宣贊舍人

李興孟州王屋人世為農業體幹魁傑有勇力寡言語尚信義二帝北狩興以保杆鄉里聚眾萬餘元帥府統制官帝元以為義兵統領車駕南渡兩河陷沒興往來懷衛間攻擊虜寨斷絕糧道于牛心寺竹林河等處京西北路制置使程興遣人以書幣迎之遂^即聽興節制^遂河南府長水及破楊進興

保奏特補武義郎兼閣門祗候

京城留守杜充及郭仲荀蘭整^即劾奏陳乞還關

張用等侵京西王善擾淮西楊進已死京畿稍寧靜充等乃

上表乞^請還關不允

劉洪道為京東路經略安撫置制使

上以京東隔在一隅劉洪道在青州屢騰奏牘上方倚洪道經理京東乃除京東經略安撫制置使并命宮儀知濟南府台閭學赴行在仍賜詔戒諭密州李達等使之報國

賜戒諭李達宮儀張成等勅書

勅李達等朕惟胡虜憑陵山東震擾保此數州之地皆^爾而諸

將之功爾等夙著忠誠各應委任宜共傾其肝腑以同獎于
朝廷連底成功是為報國

八日癸巳詔從官條具利害

詔從官條具利害侍從有敵幸蜀為長策者上籌之未決御
史中丞張守正疏曰東南為國家根本之地陛下既遠遣則
奸雄必生窺伺之心况將士陝西人往勸為此行以蜀近
關陝可圖西歸此不過將士自為計耳非為陛下與國家計
也并陳其害有十翌日至殿廬謂諫議大夫滕康曰幸蜀之
事吾嘗當以死爭之入見上力言其不可上曰卿言正與朕
意合此決難行其議遂寢翟汝文亦有疏請幸荆南其言亦

不用

六月一日戊申朔李成圍楚州

六日癸丑誅苗傅劉正彥于建康府

先是四月一日上復位以苗傅劉正彥為淮南西路制置使
遣之任勸王兵將至傅正彥夜引兵開湯金門而去群臣乞
急遣兵追捕詔韓世忠為浙江制置使將兵討傅先誅王世
修吳湛以世修本預傳謀湛附賊故也傅至衢州江山縣裨
將張玘斬王鈞甫柔吉將兵降于周望韓世忠追傳等及于
建州浦城縣漁陽驛與賊遇傅將兵居溪南正彥將兵居溪
北約相策應世忠親率兵力戰正彥軍少卻世忠乘勝追擊

正彥兵大敗正彥墜世忠生擒之傳棄軍遁去墜水不死衆
 失傳所在苗翊收其兵萬六百餘人走劍州縣道人劉晏隸
 傳麾下統赤心隊世忠追及之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
 反者即韓制置既來吾事濟矣遂率衆歸世忠裨將池江擒
 苗翊以衆降苗瑀張達收其餘兵三千餘人走建陽喬仲福
 王德趙士成共追之盡降其衆苗傳變姓名為商人走至建
 陽一村落中投村舍唐氏欲更衣而去唐氏主人識傳遂擒
 之送與世忠世忠并正彥檻送行在並凌遲處斬于建康市
 將就刑正彥睜目而罵傳曰苗傳爾真匹夫不用我之言遂
 至于此苗翊苗瑀並齧襟于市

七日甲寅黃潛善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汪伯彥責
 授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右司諫袁植上言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國之奸賊也其罪
 不在王黼蔡攸之下黼攸乘天下治安之久伺人主倦勤之
 隙持祿保位不顧後患創業邊隙貽禍宗社淵醒皇帝雖能
 戮之而不能顯正典刑天下至今為恨潛善伯彥當天下喪
 亂之後正人主憂勞之時天步如履冰國勢如累卵存亡之
 機繫于一相方且怙寵擅權蔽賢嫉能論諛者親忠直者疎
 苞苴者進廉潔者退附己者立登要路忤己者致之死地道
 路側目不言敢怒縉紳憤怒而不相恤同里愁歎而不相知

致敵國肆為謗讟事不忍聞外起逆臣敢行不軌民不堪命
自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先失其二自河之南迄于東
京由陝之右迄于淮甸生靈塗炭州縣坵墟故臣以謂潛善
伯彥之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也陛下縱釋而不誅宗廟
社稷何奈天下百姓何李綱陷陛下失信結怨于虜人兵連
禍結未有休息之期陛下特竄之海外天下不敢議至潛善
伯彥姑置之善地所以動搖人心將士解體國勢愈危陛下
倉皇東渡之際恨不膾大臣肝心以謝宗廟何事定之後遂
忘之也抑其門生故吏尚居近密為之營救也臣愚伏望陛
下靜嘿深思念前日有播遷之苦致逆臣生背反之心采用

臣言斷自淵衷命有司檻至行在斬于都市庶免威權自立
人心自附外折虜情內消奸萌可以鼓士氣可以崇國體中
興之功在此一舉遂責潛善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伯
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林泉野記曰黃潛善字懋和登進士第宣和間宰相王黼喜
之累加除擢靖康間知河間府兼高陽路安撫使大金犯金
詔河北諸州起兵勤王潛善依違逗遛不行及聞京師已破
方領兵一萬赴康王於東平府王令駐軍于興仁府以張煥
等軍皆聽節制潛善怯懦無進兵勤王之意及大金自宛亭
來攻乃遣張煥丁順孟世寧擊之射中龍帟即君墜馬而去

康王已聞二睡播遷加潛善天下兵馬副元帥王到應天府
 加潛善徽猷閣學士及即位除中書侍郎以其兄潛厚為戶
 部侍郎數月除潛善尚書右僕射御營使潛善固位怯敵與
 汪伯彥及諸內侍相結畧無為國濟民之志恢復中原之心
 上幸揚州放散四方勤王之師潰為盜賊占親兵一千自衛
 不用賢能惟薦用親黨王黼門人如盧益輩多用為八座侍
 從陳東歐陽徹上疏乞留李綱即斬之以吳給張闥之言為
 諱善交通關節賄賂公行自西西五路京西東則漕魏京東日
 為大金所侵直至淮上潛善恬不為慮二年加尚書左僕射
 許景衡乞車駕鐵江寧以備大金不測之侵潛善力沮抑之

宗澤以收復西河迎請二帝為急潛善大惡之專為諂佞固
 罷之計三年金人已迫上欲南渡潛善伯彥尚苦留之上更
 不問率百餘騎徑渡潤州僅以身免軍民百萬皆為大金殺
 虜遂陷中原百姓聞潛善之名無不毀罵上至杭州御史中
 丞張澈言潛善伯彥大罪二十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
 府後又言其罪改觀文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又再言其
 罪改觀文殿學士澈又言之士民皆怨憤遂責授秘書少監
 分司西京後司諫袁植再言其罪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
 州安置

汪伯彥字廷俊徽州祈初門縣人也王本為初門祈令招伯彥為

門客故秦檜皆居伯彥幙下崇寧二年登進士第梁子美知大名府伯彥為司理參軍子美薦之累遷中散大夫靖康元年進河北防邊十策擢真龍圖閣知相州兼主管真定府路安撫使公事及康王出使于大金過宿州伯彥言大金已南渡勸未可北行遣劉浩以兵三千迎入相州俄除兵馬副元帥雖略招兵而怯懦無謀無勤王之念常勸上往東南自保而已加伯彥天下兵馬副元帥建炎初除同知樞密院事俄除遷知樞密院事潛善結內侍以固權陳東歐陽徹被誅略無一言諫止吳給張閻即成章皆以忠諫伯彥忌而竄之宗澤屢乞親征迎請二帝伯彥沮之太學生魏祐上書言其與

黃潛善共為奸邪乞早逐之伯彥占親兵一千自衛其家略無為國濟民之心梁子美親族皆薦為美官王黼之客盧益己為尚書伯彥助潛善為同知樞密院大金攻陝西五路京東京西諸州多殘破伯彥恬然不恤許景衡乞早渡江寧府伯彥並排沮之建炎二年除尚書右僕射與潛善相結阿諛順旨持固祿位而已大金已逼揚州略不遣兵拒戰上欲渡江又與潛善苦留次日車駕百官徑渡鎮江而六軍百姓多為大金誅虜天下咎其初佞疎謬聞其名則罔不切齒駕到御史中丞張激言其大罪二十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後再言其罪降為觀文殿學士反言之士民亦憤怨未敢以

正議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後司諫袁植再言
其罪責授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裴淵以其衆至行在隸于韓世忠

初裴淵以收復秦州之功狀聞于朝得旨許赴行在既至悲
疾隸韓世忠軍

張浚江淮荆湖川陝宣撫處置使使直黜陟

賜川陝官吏等詔

詔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艱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
有位志力自効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某諭密旨黜
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

義之節以身殉國無貽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進興隆之業
當有茂賞以答殊勳

杜充為宣武軍節度使

朝廷除杜充為宣武軍猶未知楊進死乃加進任_正觀察使
范瓊率兵至行在送大理寺賜死

范瓊軍于洪州苗傅劉正彥之變除慶遠軍節度使湖北路
制置使令瓊以兵會合不從及_上復辟遣使宣諭至是方未
朝臣寮文章言其罪樞密院計議官劉子羽乞誅瓊以戒暴
亂呂頤浩張浚定議必殺之乃召赴都堂命劉充世入瓊寨
撫定其兵送瓊大理寺賜死猶不伏獄吏以刀自關盆插入

三朝北盟會編 九
叫疼移時死其弟并三子皆流嶺南

張浚行狀曰御營平寇將軍范瓊來赴行在瓊自靖康圍城
與女真通及京城破逼脅后妃乃附附醒太子宗室入虜中又
乘勢割掠為亂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罪狀非一至是二兇
伏誅始自豫章擁衆入朝既陞對恃其衆盛悖傲無禮多所邀
求且乞僭傳正彥遂黨左言等死公奏大略云瓊大道不道
罪冠三千之辟呼吸群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
戮則國法不正且他日必有王御名蘊峻之患臣任樞密之
寄今者被命奉使川陝行有日矣乃心踟躕若不盡言之申
典憲死目不瞑上深然之公獨與權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

羽密謀夜召子羽及選樞密院謹飭吏數輩作文書劄榜皆
備鎖吏于府中次早公赴都堂召瓊議事瓊從兵溢塗巷意
象自若坐定公教瓊罪瓊愕眙命縛瓊送大理寺子羽已張
榜于省門外親以醒旨撫勞瓊衆曰醒旨罪止瓊餘皆御前
軍也無所預衆頓首應喏瓊論死以其兵分隸神武軍
姓氏錄叛逆傳曰范瓊字寶臣開封人也自卒伍補官宣和
末河北京東群盜起命瓊往招張仙崔智李寶秦進等有功
金人圍京城瓊與李寶等來勤王屢與大金戰皆負先士
卒數破之由是顯名大金退命瓊軍河北招群盜劉浩等數
戰破之加觀察使賜第一區金人再圍京師瓊為京城四壁

都巡檢使金人初至城下三日三戰皆破之彈盡軍民稍定
 及京城陷淵暉出郊大金使瓊取太上及鄭皇后朱皇后太
 子諸王貴妃等瓊仗劍逼請出城詣金人寨百姓邀駕者瓊
 皆斬之金人又命京城再立異姓揭榜于市勸諭之及欲立
 張邦昌而統制吳革欲擁軍民併與金人死戰以奪二帝瓊
 又與左言以兵攻革執而誅之殺數百人于金水門外而邦
 昌立矣服甲仗欲候金人退師往撫諸路不伏者建炎初至
 應天府加定軍承宣使御營使司同都統 往襄陽討

李孝忠瓊至屢與李孝忠戰敗績會諸郡兵皆至與孝忠大
 戰臨陣殺之其將張世立孝忠弟孝義降于喬仲福瓊至軍

道遇群賊孫仲等與戰皆滅之加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

同主管侍行步軍司移軍真州後除瓊御前平寇前將軍領王剛

王彥等軍駐京師三年群盜劉忠據海州懷仁縣遣統張仙

崔智慕進徐靖等擊之忠詐降仙等入忠寨撫之忠伏兵起

擊仙等皆殺之降其兵瓊屢與忠戰皆敗績羞恨而已回軍

壽春府軍士與壽春府兵作爭逐相殺多出劫其城殺其知

府鄧紹密聞苗傅劉正彥之變瓊在洪州傳除慶遠軍節度

使湖北路制置使瓊與傅書問往來不肯進兵張浚十一檄

令會合勤王瓊終不進上反正遣使宣諭方未臣寮累言其

罪張浚杜充議除之召赴都堂命劉光世入瓊寨撫定其兵

送瓊大理寺賜死臨死猶大呼不伏罪其弟并三子皆流廣南籍其家財

劉光世招降韓雋

韓雋初隸苗傅為第四將傅敗雋以所部人馬走至湖口渡江至蘄州知州王柱姓與州縣官盡棄城閃避雋檢視軍資及諸庫州倉錢絹米麥皆盈滿雋自封鎖之出榜止納不得秋毫撥于民間不得攘取倉庫次日便行欲往京畿尋楊進叔之至光州仙居縣界值王善張用遮路兼聞楊進已死會劉光世駐軍江州遣人招安雋雋乃受之先世今回蘄州姓及州縣官復入城治事矣姓率州縣官迎見雋叙話甚懽雋自

此更名世清號為小韓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一

災興下帙三十

起建炎三年六月十六日癸亥盡八月

十六日癸亥下罪已詔

詔曰朕纂承大統二年于茲天監未回國勢滋削適者季夏之月常陰示譴當煥而寒變不虛生寔由菲德今朕歷陳過失明告庶邦爰自建炎之初大敵始去臣民勸進思戴舊恩便合糾率群心力圖恢復直造京師號令四方而乃退避苟安違回不決滋長寇亂以迄于今此則朕昧經邦之遠圖其失一也維揚駐蹕志援中夏不能指授將帥保固疆陲西自

關陝東踰充鄆爰及唐鄧悉為賊區加以斥堠不明備禦無
 策敵師深入直抵淮甸倉卒之間匹馬南渡至使衣冠陷沒
 井邑垣墉老稚啼號遺骸枕藉此則朕昧戡亂之大畧其失
 二也潰散軍兵避寇黎庶既無主帥又乏資糧本以邊求漸
 成剽奪暴露風雨隱匿山林寢終夕而靡違日偷生而何樂
 想亦猷為暴露思作平人特以誠意未通彼此猜阻使我良
 家子弟被不令之名報國兒郎懷自疑之計此則朕無安人
 之德其失三也既達餘杭群師在外逆賊苗傅等潛懷異志
 乘我中虛擅殺樞臣稱兵魏闕逼脅上下顛倒乾坤所賴在
 外大臣抗疏輸忠提兵入衛將帥協濟國步再安社稷之危

幾如累卵此則朕失取臣之柄其失四也朕之四失姑舉大
 綱至如自言之士御憤未攄死事之家遺孤未錄朝綱尚紊
 軍律不嚴兵無殺敵之心士無死節之誼京東西繼旱蝗相
 繼斗米萬錢粟麥維_{城反}及資賦庫加以軍_調發力役繁興遠
 適嗷_心民不堪命疆宇之內恚是吾人怙亂阻兵更相屠戮
 殺氣薰為疾疫善良轉為讎敵皆自朕不能撫惜軍民以至
 于此為人父母慙德良多尚賴九廟神靈遺澤未泯萬邦臣
 子懷舊一心宗社未夷歷數無改今朕深自循省悔過責躬
 一食之間惟_二膳是念一席之上惟四方是憂逆耳忠言欽
 而必受寬民良法信而必行放斥宮嬪減損服御不怠之

務罷冗食之官積粟訓兵圖復舊業庶漸平于多壘獲迎奉于兩宮惇心此未知攸濟惟爾股肱輔弼暨于在廷同卹朕躬罔自暇逸爰日圖治庶允小康惟爾爪牙將臣奮忠激勇併力齊心捍禦邦家懋建勳名攘却寇敵惟爾監司郡守拊循疲瘵安集流亡合勢連衡以銷外侮惟爾群黎百姓念祖宗覆育之恩懷父母鄉邦之戀各堅忠義同衛王家嗚呼天維遠誠意既孚則如影响之隨民維遠人心既洽則如堂與之近爾有疾痛朕聞其頻呻爾有憂勞朕同其焦灼尚慮有眾未悉朕志特頒詔書諄諭再三行在內尚書省出榜朝堂在外令監司郡守行下告諭無有遠邇咸知朕悔過之意

庶允上下協德中外一心消弭兵戡導迎善氣嘉與四海同臻綏靖願不美歟

又詔令侍從臺諫條具闕失御史中丞張守上疏

疏曰陛下罪已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倘能應天以寔不以文則安知謹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啟中興之業乎先是守為殿中侍御史日常進修德之說前後凡三上疏曰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聖母后宮廬毛耗曠之居也享膳羞之奉則思二聖母后膾肉酪漿之味也服輕煖之服則思二聖母后窮邊絕域之寒苦也握予奪之柄則思二聖母后語言動作受制于人也享嬪御之造則思二聖母后

誰為之使令也對臣下之朝則思二陛下誰為之尊禮也
 要如舜之兢業如湯之慄危懼如大禹之菲惡如文
 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神天不為之助順者萬
 無是理也漢王吉有云俯仰屈伸以利行進退步趨以寔下
 吐故納新以歛藏專意積精以通神此言可以行也漢枚乘
 有云出輿入輦命曰廢痿之先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
 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濃肥命曰腐腸之藥此言可以
 戒也至是守復再曰及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親
 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蓋與前日未始
 異也俟其如今春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

于既漢制灾異策免三公御史大夫蕭望之謂日月無光咎
 在臣等宣帝以為意輕丞相天變之來宰相預其責併論
 時相有勤王之師無王佐之畧論其才能辦一職而有餘論
 其器識幹萬機為不足策計見劾曾不及于前日臣以謂不
 若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推服公願以為相者親擢而並用之
 又上疏曰陛下以灾異詢訪關失畝言者不為少矣願賜獎
 諭或就加褒擢一二以示畏天罪已之寔上皆嘉納之
 二十八日乙亥杜充淮南京東宣撫置副使

禪聖德而贊國者論

權知磁州蘓珪叛附于金人

初知磁州宗澤既勤王而去也以州事交與鈐轄李侂金人

圍磁州州有禁軍有民兵兵甚衆禁軍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有書表司趙正隆者宗澤常以為中軍將正隆與進謀遂殺侃及在州官以通判趙子節為知州又同知蘇珪者素得軍民情亦不被殺金人圍城急對壘築城坐守以困磁州城中皆知不可于是楊再興等作亂殺子節而進等請珪曰有三事能從我則方可為知州衆曰試言之珪曰我欲率軍民奪路歸京師見宗元帥如何澤已死城中猶未知也衆曰不可又曰吾與汝等力戰如何衆又曰不可珪曰盍開門乎衆有相從意皆不應珪乃與衆下城倒旗幟呼曰磁州開門投拜金人以數隊至城下且折箭為誓曰不殺人進等

猶欲先縱剽掠然後投拜乃曰可俟來日開門諸吏覺之促珪下釣橋已下諸軍乃散去由是開門官吏僧道迎金人以入翌日有米麪麪入城其價頓減數十倍磁州武安縣始下其縣城乃宣和間知縣陳耕所築用以拒張迪等群寇者也

詔皇太后皇太子六宮赴江表

詔防秋令官吏家屬從便

詔曰朕膺九五之尊當百六之會內則紀綱墮壞未有振舉之方外則夷狄侵陵未有禦攘之策頃者退保淮甸暫駐維揚而輔弼無先見之免將帥失間探之寔迺禁居民之遷避頗拂輿情憚于目下之小勞馴致大禍敵以之奄至王室阽

危腎朕德之不明致生靈之重困雖創懲而罔怠念哀痛以何追今者迫近防秋理當夙戒朕已命杜充提重兵為淮南京東西宣撫處置副使力保諸路又于七月下旬恭請隆祐太后洋遣皇太子六宮及宗室近屬迎奉神主前去江表百司庶府非與軍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二三謀臣帷幄宿將士庶軍人戮力同心以備寇敵進援中原念社稷之與存冒敵鋒而敢避誓有一死以保群生爾兵爾兵不無室家之累卿邦之懷雖去危就安事不可忍一應官自百姓欲遣家屬南去者官司不得禁止仍令沿路州縣優與存卹無致失所見留官吏兵將義當體國不可輒離官守所有宗家屬亦聽

從便所至去處聽逐路寺觀空閑官舍宿泊不得違攔阻柳咨爾卿士大夫軍民等勿謂朕躬有罪而忘祖宗涵養之恩勿謂國步艱難而忘父兄忠義之訓未堅關字共濟丕圖遺史曰維揚之役遭殺戮者不可以萬計上思憫之時將防秋乃降是詔

遺史曰是時方措置防江之策十有六條令刑部鑄板起居即張守疏其失有五且曰梳事尚神密而錢板領行非也又上疏敵師近在東平防秋近在旬月而經畫措置未見端緒大臣在政事堂日因文書賓客之冗願令置常事思所以備禦朝夕講究以次施為朝論是之

置御前五軍別置御營使司五軍統制

初以平金宗為御營使司統制陳思恭為御營使司後軍統制韓世忠張俊不服乃改御營使司五軍為御前五軍別置御營使司五軍統制以巨師古顏孝恭等為之

王瓌為新賽所敗

先是朝廷以新賽為淮東路總管屯于揚州已而復叛朝廷先遣王瓌充招撫使與賽過于興化瓌軍不整為賽所乘大敗制書金鼓印文盡為賽所得瓌僅以身免

朱勝非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張洙以資政殿學士知洪州

詔曰朱勝非頗岐張洙路允迪當軸處中荷國重任而不能

身衛社稷式遏克邪方逆臣亂常之日恣其凌肆以系梳衡

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孔子以為焉用彼相昔馮道歷任數

代嘗為宰輔措身安寵以免于時坐視廢君易主如同行路

而歐陽以為有臣如此愧斷臂之婦人朕方力致中興搃數

名寔維蔽疾納汙務從寬貸而國之綱紀當辨忠邪今二亮

就誅典刑斯正勝非之徒盡議其罰勝非遂落職宮觀張洙

以資學知江州

先是張守為御史中丞首論朱勝非等不能思患預防致賊

猖獗至是賊已伏誅乃正勝非等罪

高哩啞撻懶闍目屯濱州粘罕自揚州歸至東平差濟南叛臣

劉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諸州郡

七月九日乙酉閻舉宮儀棄濰州閻舉歸于朝廷

金人侵犯京東其勢甚盛劉洪道及宮儀閻舉議棄濰州宮

儀攻張建寨閻舉攻桓米寨洪道攻青州舉率其眾欲往登

州經由萊州之境張成知之遣人截路邀之舉大敗眾皆潰

散舉以二十餘人至登州茶山奪王自外船過海歸于朝廷

宮儀洪道率眾出東門過白浪河下寨安泊老小儀率眾復

入濰州大肆剽掠然後出攻張建寨不克遂犯密州密州恐

恐儀再入安邱遂盡焚安邱及沿路居民儀乃屯于密州南

盤石河去州八十里洪道攻青州入之得偽知州向大猷并

獲大猷所出文榜大猷不知也留大猷于軍中

張成以萊州叛附于金人

張成既敗閻舉之眾而金人漸入萊州之境成遂以萊州降

于金人成起身軍卒據有萊州遣人詣行闕進天申節禮物

金銀賜詔獎諭

賜萊州張成進天申節禮物金銀獎諭勅書

朕惟東萊隔絕于兵久不為郡乃紀誕彌之月遠輸貢篚之

珍自非誠悃之確然安得駿奔而至此載來觀奏朕嘉嘆久

之

潰軍郭仲威據淮陽軍

郭仲威初與李成皆在淄州金人舉兵侵京東仲威與成皆
離淄州成往宿泗州仲威往淮陽軍時淮陽軍無守將惟二
將校自權知軍通仲威屯于城下初許與百姓通買賣既而遂
圍其城而攻之仲威之衆僅五六百而已乃取下邳八鄉之
民雜于軍中凡攻四月破其城大肆剽掠盡取其強壯充軍
是時維揚楚州金人皆已北歸仲威遂趨楚州
翟興攻敗王俊克汝州

王俊聚衆據汝州翟興欲親至城下招之使降既入其境俊
則塞井夷竈以困興興大怒既而至城下俊令其黨天石俱
發興曰吾以好意來而王俊敢爾命將士攻之指顧之間已
有登城者俊引其衆遁歸繳蓋山興按轡入城秋毫無犯百
姓皆安堵休士三日復率兵至繳蓋山分布將士出戰賊恃
兵衆興躍馬馳突而出曰賊識我乎翟提領也因彎弓射之
賊皆遁走

十八日甲午潰軍馬友與張用曹成李宏分軍

張用等屯于碓山一帶度夏刈民麥而食皆盡虜掠無所得
乃會議欲復往京東馬友請以本部兵沿淮巡緝且留此用
知其有相離之意遂許之友乃以本部兵數萬去為七軍甲
午曹成李宏與用寇光州境內沿淮剽木寨為久駐之計
二十一日丁酉張浚領劉錫趙哲王彥等兵往川陝

初王彥在真州養疾維揚之亂因渡江至浙西苗劉之亂以彥為御營統制彥曰梟鴟逆子行即誅鋤乃欲汚我耶即稱疾辭免時除祐皇太后稱制降旨不允彥因佯狂乞休致上復辟嘉彥忠義不撓差知泚州主管沿邊同安撫使公事未赴張浚以江浙荆湖川陝宣撫處置使奏彥為前軍統制官太子少傅王綬請置使以分浚權不許是日蔡建康杜充除同知樞密院事

制曰精神折千里之衝莫大先聲之振文武作萬邦之憲允資全德之良朕憂未濟之難思得非常之佐永懷人傑久去朝廷輟論鎖鑰之嚴付以樞密機之重其官某剛明不撓沉鷲

有謀徇國忘家得烈丈夫之勇臨機料敵有古名將之風比守兩京備經百戰夷夏聞名而視氣兵民趨死而一心與其統方面而保我國都孰若委腹心而還之廊廟庶仲尼既用齊人悉反於侵疆隨會來歸晉國永無於群盜副子虛佇時乃之休

賜杜充辭免不允詔

惟今日之事在于審觀稅會先立規模度吾足以勝彼與吾足以守此者而已以卿資兼知勇識洞古今茲予付爾以本兵之任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者也豈朕私意哉奚乃累章過形避避朕言不再勿復重陳

賜杜充第二辭免不允批荅

朕遭世多艱臨川望濟求賢靡獲當饋興嗟以卿負天下之
奇才明古人之大畧而京之績四海所聞茲擢預于幾微庶
稍寬于憂顧朕志定于召卿之始卿謀期于弼朕之誠衆論
皆然屢辭奚益所請宜不允

杜充留守京城以絕糧遂起行在既至除同知樞密院事

二十六日壬寅隆祐皇太后迎宗廟省部百司赴洪州諸路公
事皆赴洪州與決

詔曰朕屬時多艱涉川未濟念邊隅之震擾慨國制之搶攘
將兼揔萬機則軍旅之政在所先欲專意五兵則邦家之事

不可廢蓋文武一道固無任用之殊而軍國異容宜簡經常
之務必有效禦之策以為戡亂之方今則因時變通隨事參
酌合三省樞密之任揔百官庶務之繁爰命適臣俾司厥職
若征伐財用之大計與賞罰選任之至權悉屬行營具關朕
聽既獲親于戎律亦無廢于邦經庶振大威稍平多壘朕已
躬請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往江表其行在有司非預軍旅之
事悉俾從行仍命李昉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權同知三省
樞密院從衛前去應軍旅錢穀差除等事成揔于行營其常
程有格法事務及四方刑獄奏案吏部注授差遣整會功賞
舉辟之類並隸洪州三省樞密院播告中外咸使聞知

李昉滕康制曰朕眷留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奧區宜
處東朝之嚴衛乃令近弼恭扈遐征既專留鑰之權仍總行
臺之政具官某剛明而沉邃御名寔而裕和謀謨為至治之
基議論得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聲委任維艱
所賴姚崇之知變茲屬貼危之會尤賴倚重之才孰副予求
莫如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宮
以日承于溫清分周公之陝其身任于安危稍戢干戈即還

廊廟

賜李昉不允詔

朕方排難而解紛未暇宅中而圖大乃眷重江之阻寔宜慈
壺之居爰輟輔臣往司行省以御負古人之學有當世之才
比擢預于政機坐收還于威柄詳觀底蘊尤見典刑茲權中
外之宜寔付安危之寄是為分陝咸謂得人奚未喻于至懷
尚力辭于成命往圖經濟用釋顧憂

八月劉光世駐軍江州

初王德受韓世忠節制以追苗傅劉正彥也世忠喜德之勇
勢欲使歸其麾下乃使心腹健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造
會于信州同謁郡將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不平之拔刀刺
德不中德奪刀殺彥章就知州請授德詣關聽旨送柳州編
管次長沙詔趣德還造會光世屯九江奏留德復統故部

潰軍劉文舜屯于舒州

劉文舜率眾犯舒州通判權知州事鄭嚴濠州人也遣人致書以禮待之文舜喜遂入城秋毫不擾嚴申朝廷朝廷命以官并賜袍帶鞍馬文舜一行皆喜文舜用事人王德仁字德一亦授通直郎

王慶罷節制六路軍馬

王慶失延安府自劾待罪至是命下遂罷歸田里慶帥王似代領節制使

三朝北盟會編第一百三十卷

